左氏春秋鐫

左氏春秋鐫下 凡五十九章

襄公下

公問崔子云云遂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門啓而

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

鐫曰從晏子之道則食焉而弗與其雖

雖死與亡皆其所不屑矣抑君子所謂

死亡者異於是曰死則爲洩冶亡則爲

子哀斯二者嬰將何居焉乃至睹其君

之見殺而徐哭踊以爲禮乎又有異焉

者曰人有君而人弑之然則凡在官者

殺無赦此言非歟衛州吁賊君而自立

石碏既老猶告于陳以誅之陳恒弑簡公仲尼在魯三日齊而請伐齊嬰也苟知此義則何死與亡之足言之有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鬷曰程鄭細人爾然降階之問未為大失蔑也何用遽知其死亡邪其語雖幸而中君子未之或稱也子產顧以是取之過矣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鐫曰伯玉始聞孫甯逐君之謀不對而去之矣至是謀再及焉而亦如之夫服冕乘軒以事兩君比其亡與死也皆弗與知亂則逃之安則反國臣人而若此末之難矣雖然伯玉孔子所嚴事也吾

未之敢非意者晚雖居衛而不仕於剽

若子臧叔肸之爲者衛人以爲國老大

事訪焉故得去就自如而弗踐其難玆

孔子之所賢邪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

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

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鏻曰林父覩逐其君〻入不歸死於司

寇而保據私邑又介大國以求逞志爲其罪寧專祿周旋而已乎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亦非所以責夫人也

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鏞曰賦詩者曰以觀其人之志可也若乃亡之先後則吾惡從知之夫世祚短長非細故矣獨繫於一諷詠之間邪

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

鏞曰叔譽謂務德無爭先善矣曰楚爲晉細則爲之辭以蓋其慙者也

慶封田于萊云云慶嗣聞之謂子家速歸子家弗聽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鏞曰當是時慶氏之惡已孰無愚智能

識其亡矣若夫獲在吳越則子息者非
瞽史惡從知之昔輔果別族乃全智宗
今是夫也臨禍弗辟而李與之俱殲雖
誠知之未必賢矣矧其辭特爲書者之
所誣飾也又足信乎
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自後刺
子之（即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
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鐫曰齊人此舉曰討莊公之賊也似矣顧釋慶封弗誅而獨祂解其子則非罪之在也亦何以信大義乎雖然莊公宣淫黷武居劫弑死亡之中而沛然自大其朝之賢卿大夫大抵括囊守位耳及于掫之難則刎手以衝亂臣之匈者無聞焉如申鮮虞所譏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者獨閭丘嬰哉盧蒲癸

王何區〻懷其君煦嫗之恩謀爲復讎

而諸臣因之僅除慶氏君子曰千乘之

齊有二嬖人而已亦足悲夫

慶封遂来奔獻車於季武子展莊叔曰車

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穆子不説使工爲誦茅鴟亦不知

鐫曰石祁子一言而猛獲醢曰天下之

惡一也慶季之来魯獨無君子乎十二

大夫所譏笑者特車服飲食之細而忘
其弒逆之當問也亦不知類甚矣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
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
不足以葬
鐫曰擬人必於其倫武王崔杼若是班
乎其比而同之也此非叔孫子所宜言
齊東野人之語爾君子曰北宮氏之宰

能滅齊豹以定衛國則其主用免於惡名且受上賞崔杼而有臣也亦將輔之以誼使生爲純臣没得良死若是一而足矣奚待十人而後葬也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昔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鏘曰周衰晉楚強故爲小國者之言若此伯有爲汰猶知其不可而子皮諸賢皆莫之諫正也吾於子展與何誅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云云曰若四國何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

鐫曰為政者昭令德以臨其下而使之以禮其誰敢不服又安用賂以鄭國褊小而族大寵多若皆求賂將焉取以給之令不逞者撊然有要市於上之心而滋長其傲斯禍之大者又何安定之有或曰鄭國不和為日已久子産未能行令姑為是以圖說焉洎乎政成而大人之泰侈者退聽乃不復然矣曰有子産

之志則可不然余懼其無以免罪於四國也

昭公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云云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

鑴曰以言知人自聖人猶難之矧能必

其禍福云邪鮒也好賄而從君晉之細人也又何以稱保世之主信一言之善而不考其素奚可哉

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鑴曰老而志意衰則語益怠偷斯固中

人者之恒態矣若夫年之短長詎可以

是必之乎曰神怒民叛趙武之罪亦不

及是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

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鍼曰鍼也秦之貴介弟雖出奔而於義

未絶也而斥言其君之無道其猶在張

趯之後乎五稔之云抑又怪繆而不足
譏矣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
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
尾欺晉晉子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
其寵寵將来乎
鑴曰是時晉雖失道威令猶行乎諸侯
陳無宇見執亦近事耳盜也誠狂悖能

不畏大國邪而輙以己子更公女齊君大夫咸若罔聞知離逖亦受其欺而不敢詰揆之情理詎當爾乎斯特野人無稽之言而左氏信之過矣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對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

其務險與馬鄰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鍇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侯授之楚也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産知之故語楚虔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爲得其情矣女齊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叔向曰天將假手於楚以斃蔡二子國

人所賴以師保其君者也而言若此晉
是以不競於楚
初穆子去叔孫氏云云杜洩見告之饑渴
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竪牛曰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子个而退牛
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
乙卯卒
鐫曰杜洩爲家臣睹其主在難旣承授

戈之指不能亟告於君與大夫以誅逆豎及叔孫死禍亂既成區區爭以路葬而帥士哭之何益矣君子謂洩也其忠不足以存君而義不足以救亂小人之道也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

鑴曰復怨怒鄰而使其貴臣鄙以待命

非守國之完計也何謂禮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鐫曰夏之郊也有杞存焉是天子之事

守也雖晉為盟主得奸其祀乎且夫鬼
神不歆非類鯀之神其信能為妖祥以
求食歟吾以為不及晉國今取夢寐恍
惚之象而妄意之則惑之甚者也衛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饗命祀相甯俞不
可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
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其為知禮
也賢於公孫成子遠矣

衛襄公夫人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
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云云婤姶生子名之
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
筮之云云故孔成子立靈公

錯曰立君重事也國有典法若卿士大
夫在弗稽焉而筮與夢之是徵何居縶
也弱足不可以君國矣苟襄公無他子
則非元誰立又惡用是二者爲哉無乃

嫌於舍長立少而假之以厭衆者乎
濟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而立子
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
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
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遂如陳氏云云遂
和之如初

鏞曰夫桓子授甲非以助彊氏也將承
二家之敝而取之以子旗之言正也爲

是憊而止未幾乘其飲酒卒伐而逐焉以分其室則無宇之情見矣二惠既亡姜族始弱陳氏之爲斧斤以斷喪齊室也豈一日之故哉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鑄曰夫顓頊之裔有民社者不獨陳矣若楚與趙咸爲顯諸侯秦後乃有天下（楚祖熊繹趙祖造父秦祖非子俱出自顓項）是三族者非盡以鶉火亡也史趙之說詎足信乎其謂舜宜百世祀者吾滋惑焉春秋之中亡國數十大抵神明之胄也自武王克殷所褒封如炎黃堯禹之子孫及是多淪

滅不振數聖人者之德舉不足昌其後邪特陳氏既有國追爲若言以著其當代齊云爾周史之筮懿妻之卜皆是類也亦足明左氏之書出於戰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叔向謂宣子曰云云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閻田反潁俘

鑴曰夫曲直云者非所論於君臣之際也以晉之暴蔑宗周雖致田反俘猶有餘罪藉令王辭不直將遂巳乎叔向於是乎失言矣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卒亡子産問其故對曰云云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云云

鑴曰裨竈所論陳事其後良驗此其術

亦信神矣以吾觀之蔡亦楚虔所滅而後復封不聞其有祥異如陳災之類者天欲逐楚而建之則二國奚擇焉是故機祥小數雖幸而或中君子弗貴者爲其說乃有時而窮也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亦往往篤好之他日裨竈請以瓘斝玉瓚禳火子産不與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斯論吾有取焉

蓋非信道不惑者無以及此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云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鑴曰蔡般楚虔之惡皆三靈所不容區區以星度占其凶禍者淺之乎知天道也太史遷書稱萇弘明鬼神言方怪用是見殺其所記良與左氏乖繆然吾考萇子

之行事與其議論雖蹇蹇忠篤固微信

奇怪矣謂知論不得濟後之類遷之言亦有自哉

葬齊歸公不慼晉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

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鑴曰昭公之為魯郊也獨於其母姓知之乎

或母非歸姓則雖臨喪不慼也而無

咎乎夫聲史之說迂謬至此而猶足載乎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

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鑄曰居喪無外事朝非其時也而何有於享哉既捐殯而出執玉帛以終事遠於享而後辭何辭之晚也然則晉人之許之也不既合於禮乎曰亦弗受其朝而已矣蓋於其始入境也則亟辭焉俾返國至乎終喪而後聽朝聘之數是禮也

南蒯之將叛也云云遂奔齊侍飲酒於景

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鑴曰家臣而張公室斯罪乎傳曰食土之
毛誰非君臣家臣亦魯公之臣也已奚
罪之有顧為此者能積誠竭忠匡正其主
使還政與邑于公而退守臣節期於邦家
俱安不見瑕隙斯善矣如南蒯欲以力勝
之惡得無敗雖然蒯之志亦可哀也曰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以費為公臣有君子者輔之而以道消息其間如吾前所云者會於是其庶乎公山不狃據費召仲尼仲尼欲往曰吾且為東周焉南氏子不遭孔公披猖至此耳自大夫凌君而家隷為之盡死流俗狃伏見聞不知大義故子韓晳有是言而崩也子然蒙叛夫之名悲夫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

不爲末減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鐫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狀向之三言者獨議邢侯之獄爲近正然吾猶有識焉曰大臣之誼先刑家而後正國鮒之

及此也無乃教敕之士素數如其穎䫉
弗率則亦豫言于君勿使與政已矣焉
用戮死以爲直哉若平立之會則羊舌
子寔爲之謀主不能止瀆貨者之辟而
重賜以成其貪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
與辭遣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
體爲諸侯笑何利之加自周公誅管蔡
君子猶以爲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益

榮仁者固忍爲若言乎蓋左氏之為誣誕也無甚於此矣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鐫曰誘殺其父而復立其子以是爲禮孰爲非禮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

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孔張失位吾子

之恥也子產怒曰去去僑焉得恥之子寧

以他規我

鑴曰孔張失位爲客之笑執政之臣惡

得弗恥子美内慙而不問又怒諫者雖

多言將焉用之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

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而毛

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鐫曰毛得之亡也語其理則有然者矣惡在日之凶吉也今有不道而殺人者遇良日焉將益其福乎

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産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産對曰云云辭客幣而報其使

晉人舍之

鍼曰子產爲國家卿將率其世族以由禮者也糾立嗣重事予知其不順而弗能止以煩大國之詰讓誰之過也對客之辭則誠敏給然能治之於始亦惡用是爲哉

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

魯人恐加四年焉為十一年

鑴曰叔孫婼之賢非畏大國者四年之加曾無違異殆有主之者而力弗能禁歟不然豈其為范鞅一怒而棄周禮以從之哉韓宣子買環於鄭商既成子產弗與宣子不敢強取也魯有若人鞅將謝於不暇而何怒之有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對

日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其他月則
爲災
鑴曰日之食於分至而不爲災也古來
有爲斯言者也是時意如顓國前此則
既廢伐鼓用幣之禮而叔孫識其有異
志矣梓慎者蓋探知微指欲末殺災異
以順強臣而欺侮其君、、子族之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

之族以作亂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
興者天所廢也
鏞曰閔子之意謂夫喪職秩者之徒爲
不足與也然則亂臣賊子有貴彊之援
而後動於惡者其蔑弗克矣斯固大雅
君子所宜言乎將卜王猛子朝之成敗
者觀於其順逆而足矣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

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
止叔孫見士伯云云叔孫受禮而歸
鑴曰叔孫子處羈囚之中志節堅定非
苟然者謂其將殺晉之貴臣殆傳之者
妄邪夫君子之覆憂患守已俟命已而彌
年之來雖情計叵測豈以動吾心哉顧
爲輕狡之謀以速禍可謂智乎剬於刀一
夫而與之俱靡捐不訾之身以遺魯國

之辱少知自愛者弗爲而謂賢者爲予之
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
鐫曰於日食占水旱亦未之前聞
有鸜鵒來巢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
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云云今鸜鵒來巢
其將及乎
鐫曰傳記所稱童謡甚衆大抵爲廋辭
耳未有察〻言若此者是固後人所傳

會歟其曰鸜之鵒之云者吾尤笑之

魏子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

黨乎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

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

親也詩曰唯此文王云云故襲天祿子孫

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鐫曰大夫命其餘子爲縣淺事耳儗諸

文武豈其倫哉鱄也肆言以納諂魏子

偃然受之而無讓蓋不待城周南面之
僭而知其志之荒矣城周事見昭三十二年
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古者
畜龍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乃擾畜龍以事帝舜帝賜之氏曰豢龍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

鑴曰畜龍之說怪甚世言左氏近誣謂此類非邪王子自公文恪、古今不相及安知無是事雖然此漢儒所據以毀劉氏爲堯後者也或非盡本書語矣

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

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

德可以免

鑄曰鑄刑鼎其足以亡乎前此有鑄刑

書者而不與二族俱亡罢之言吾弗敢

信矣且鑄鼎者非范氏也以著其書故

亡實趙氏也以不得已故免其遷就附

益之陋至此而猶足論乎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

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
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
吳其入郢乎

鐫曰夢非日食之兆也日食非吳入郢
之象也歎也妄問墨也妄對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
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
曰云云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鑴曰魯之有季氏猶晉之有六子也鞅爲此問獨無意乎顯也探其邪心而肆言不忌若謂意如逐君爲當然者其反理而害教亦甚哉或曰愼器與名者非善言歟曰是非鞅所得聞者以告晉侯

可矣

定公

孟懿子會城成周城三旬而畢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鏞曰萇弘之忠盛矣其卒不免於濁世則志士仁人之所哀也女寬之邪說吾

無庸辨焉信若所云爪周而叛矣則不從者無譏後期而還人則與事者非繆竟也兩譏之是非惡乎定哉君子曰天人一道也從衆乃所以從天矣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鑄曰使囊瓦違司馬之善謀而亟戰以取敗則史皇之為也幾於一言喪邦者藉令瓦從其言而必死以說罪亦於楚何益哉

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昭王奔鄖鄖公鬬辛弟懷將弑王王曰

乎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鬬辛以王奔隨

鑄曰昭王之賞鬬懷也其爲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者歟斯寬身之仁非理國之典也不可以訓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其若之何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戍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

侯始惡於公孫戍以其富也

鱄曰富而能臣孰與夫貴而能貧史魚之為文子謀也無亦勸之歸邑於公散其私積不遺餘資以益驕者之過戍也庶幾免乎

哀公

司鐸火〻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鎸曰天災流行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
惡從知其桓僖矣以爲親盡不毁而當
得譏者則前此武宮煬宮之立其爲失
禮尤也而災不及焉何歟此與外傳所
云辨墳羊隼矢之類其事皆至浮淺直
當時里巷細人所傳說而左氏信之末
哉其知聖人也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
廟火知爲僖王盖又縁此傳而附益之

者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
即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云云
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
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鏞曰正常曷爲遽奔哉知康子之力能
奪嫡而憂南氏之子不全也其不敢以死

爭則姑告焉以塞責而亟去之爾棄主之命而賊人之孤常也何以見魯衛之

士

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洩（即不狃）不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

鎸曰不狃出亡而能念其宗國亦賢矣王使之帥盍卒辭焉而道險以誤吳師是二心也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而待命於東亡臣之自處當如此

吳師克東陽而進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踴於幕庭卒三百

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吳子鬭「一夕三遷」

鐫曰是役也吳以城下之盟而還魯人病之一夕三遷之云以爲國斃耳非其實也其謂孔氏之徒與於三踴之列者亦不足辨矣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〻人敗之

吳師乃還

鐫曰謂悼公被弒者吳人之言與不勝三日哭而執辭討罪師與非無名矣一戰弗克茶然失氣而還何哉當是時使徐承浮海之後獲濟齊不國矣吳師之敗也是則齊猶有人焉而孰謂其弒君以下敵乎

齊伐我公狀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

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鑴曰公爲昭公之子謀逐季孫以成乾侯之禍陷君父於難而不死至是乃死死後矣或曰彼公爲悼前事之失而以晚蓋者也其然則孰若盡節於昭公歟夫其從公而出也能彊勉忠孝與于家

羈同心而無與群小相比公存則蒙死效力以圖入如甯俞之於衛侯公沒則泣血求援以復讎如申包胥之於楚國事苟不濟乃刎頸絕脰以謝君父可也恬然與讎人同國已再易世雖隕於原壄而非其死所曷足貴乎

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
鐫曰賢哉陳書也生逆亂之族而能捐
軀死國其晉欒鍼之儔乎夫死非人所
樂其兄則安能使之且僖子弑君盜攻
矣寧復待此而後得志乎哉左氏爲此
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卽位使爲

政陳成子云云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云云陳恒執公于舒州鐫曰陳恒之力於放弒其君若撥虀矣聞公怒而將出豈其情哉姑以是觀國人之心激私黨之怒而巳意如之被伐也請以五乘亡彌年之距輙也欲自北門出姦雄飾詐大抵然耳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

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

鐫曰當是時令白公無殺管脩子高能不入乎彼賊兩卿且劫其君矣何有於一士矧國之安危僅在晷刻而以是區區者決進退也子高之見固若是迂邪

俾世有臨難蓄縮而釋賊弗討者誘曰吾有所待也則斯言啓之矣

王曰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晉楚隆使吳吳王問之

鐫曰黯之論議見於傳者亦猶夫人耳其得爲君子也將無名浮於實乎楚隆所謂進不見惡退無謗言者抑過矣斯言也雖聖人其猶病諸是故以仲尼者

德遭春秋之濁世然且不免焉慍于群小而黯獨何脩以得此彼其能賢於聖人歟不然則鄉愿而已

余自給事中謫都　　丞盖古䍧柯徵
外地去京師始萬里道中獨挾左氏傳
自隨行且讀之有所見輙乙其處暮宿
逆旅則書諸別簡而藏焉既至以傳亭
之廢也止于黎峨暇日稍敘次其說為
一編以視二三子之從游者或相與語
曰昔者柳先生謫永州始作非國語夫
子之書無乃是類耶盍傳之余聞而謝

曰吾何能及是使亟毀焉則二三子者既校而刻之矣書其後以志吾愧時明嘉靖庚寅冬吳郡陸粲子餘父記

平越衛學門生劉祥　金鳳
劉奇　楊世■
戴濬　徐柯等

嘉靖癸亥男延校重刻于花